

紅樓夢

张 麒◎著

經濟學

流沙河題



从经济学更为宏观和微观的角度
一位现代“审计师”全面盘点“贾府”
从《红楼梦》看经济
或者从经济学角度看《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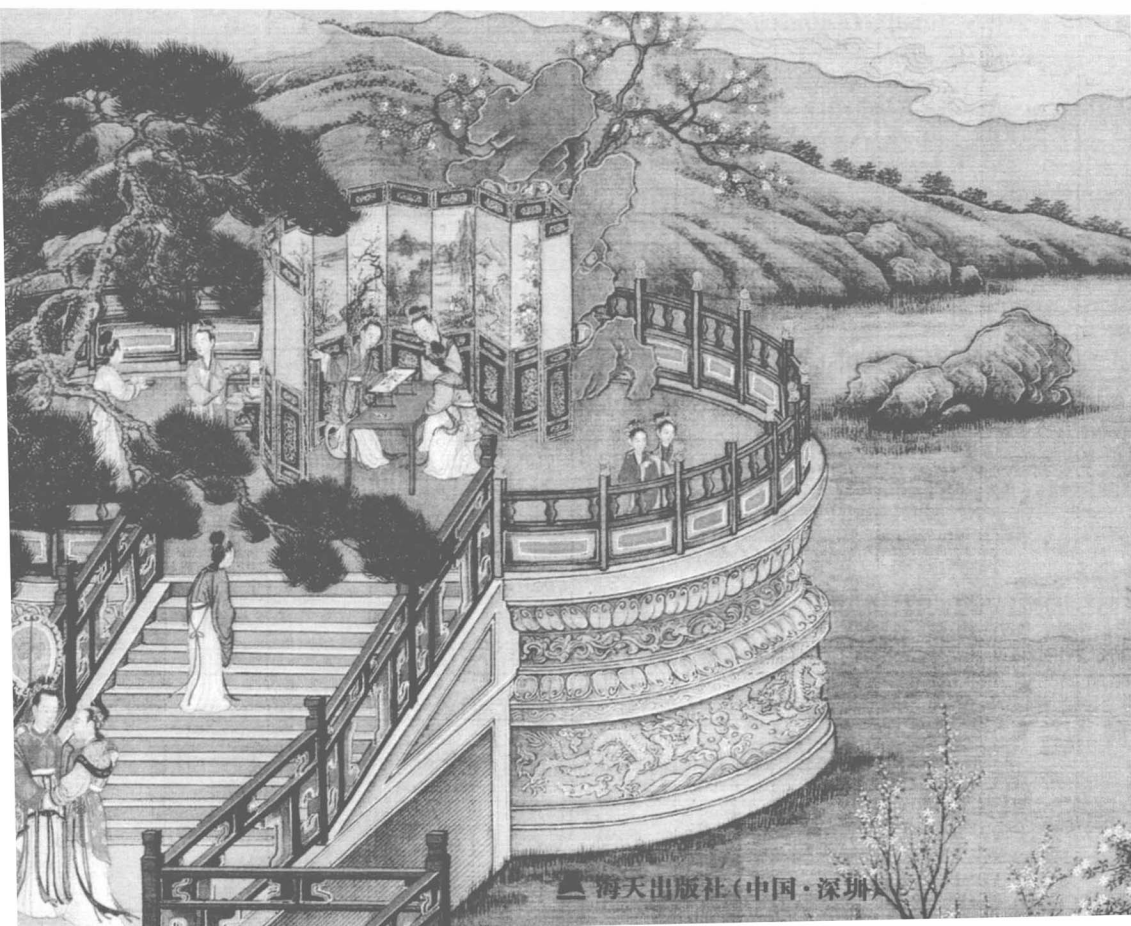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紅樓夢

經濟學

流沙河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经济学 / 张麒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507-1403-8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8279号

红楼梦经济学

HONGLOUMENG JINGJI XUE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杨五三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线艺设计
电话: 83460339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02 (批发) 83460239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线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0755-83460339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8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2次

定 价 4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且看经济学者给《红楼梦》算账

叶 开

《红楼梦》的传播历史，是近三百年来文化与文学传播的一个惊人的特异现象。从民间的传抄本、“地摊货”，而一跃成为“古典名著”，相关的研究著作成千上万，不知道养活了多少文科教授，带出了多少徒子徒孙。除了学院的冬烘先生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民间高手，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迷迷瞪瞪地研究这部书，试图从中窥破天机，来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虽然鄙人也收集了《红楼梦》的所有版本，以及不少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但我个人不是“红迷”，于是也体会不到其中的深刻乐趣。但我总觉得，《红楼梦》的疯狂、不切当下实际的研究，多少有些浪费人生的意味。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到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以及刘心武新解“红楼”等，相关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还有很多青年学者的专著，如闫红的《“误读”红楼》等，以及网络写手的各种奇特心解，读来都各有所得，各有所悟。至于各种怪异的研究、考证、索隐，钻牛角尖的研究方法和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读不胜读。

毛泽东从《红楼梦》中看出阶级斗争，胡适从中看出白话文的可能性。女子从《红楼梦》中看出爱恨无常，男子则会无比艳羡大观园内的软玉温香。少年会对那面置贾瑞于死地的铜镜又向往又恐惧，青

年会对林黛玉又怜又爱，恨不能冲进书里去英雄救美，中年则知道，若能与薛宝钗这种女人静守安好，便日日都是晴天了。在一部《红楼梦》中，少年、青年、中年，可以各有所好。实际上，《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一种典型的美学标签。这种标签的重要性，可以跟唐代的审美加以比较来理解。记得有学者比较唐代前期、中期和晚期的女性审美，发现唐代的“丰满”之美学观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而是有一个“丰衣足食”的渐进过程，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达到了丰美的高潮。游客如果去西安华清池，至今仍能从今人所创作的杨贵妃雕塑中，看出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而“金陵十二钗”，在清代以后画家的笔下，无一不是清瘦的、“可怜”的。像林黛玉那样一个刁蛮少女，只该早早“香消玉殒”，不然到了大观园破败，到了贾府崩溃，她该往何处去？男人已经是浊物，连贾二爷都是俗不可耐了，何等的洁净世界才能容纳这冰清玉洁的潇湘妃子？所以，“质本洁来还洁去”是最好的归宿。

记得我上大学时，有一位数学系毕业的古典文学教授精于用数学的思维来给贾府算账，我们当时不懂其中奥妙，都觉得有些荒唐。但这位教授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正是与《红楼梦》相关的研究学者在前辈辉煌研究成果的压迫下所做的典型突围努力。在大学做研究，能够换个角度思考，独出异心，并写出相关的著作，一般都能得到不少的高声喝彩。

《红楼梦》的特殊传播途径、特殊的不同传抄版本、特殊的残缺暗示，让研究者如服兴奋剂，欲罢不能，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程度。这其中究竟经过多少大师级、领袖级人物的助力，推波助澜？有学者在电视上强调，《红楼梦》的第一个传播者是高鹗，此后经过清代一系列人物的传抄点评，到清末王国维的新思维研究，到胡适的严谨考证，而让这本“地摊书”有了高贵的品相，另有大领袖的点评和推荐，让这部书即便在一地垃圾的破四旧、“文革”时期，仍然能惊人地幸存，这不能不说是“吉书自有天相”了。如果有学者能从传播学

的角度或从广告学的角度来写一本书，我想肯定非常有价值。或许已经有学者在研究了，但我还没有读到。

这次拿到张麒先生的《红楼梦经济学》，认真读过，觉得耳目一新。从数学角度给《红楼梦》算账，我母校那位教授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从经济学的更为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全面盘点“贾府”，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特别且有价值的。

从《红楼梦》看经济，或者从经济学角度看《红楼梦》，却是一种崭新的视角，张麒先生的努力，值得点赞。古汉语中，经济一词的本意，是“经世济民”。因此，在此意义上讲，贾宝玉首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人”。他沉溺于个人儿女情长，既不想走官路求功名，又不想寻商途积财富，顶多算是个无害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可是，他却不知道，经济是一张无形的罗网，宝黛恋的悲剧，究其根本，还在于经济条件的差异，这正是张麒先生从事“红楼梦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和分量所在。

这同样也可以看作经济人看《红楼梦》的“无趣”吧。如果单纯从经济来看，《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是经济高手，他对金钱有直接的感受，感慨地说：“兀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而那位“陈经济”更是直接研究金钱的宝贝。但这些，可能不一定是《红楼梦》作者的初衷，但书中流露出对贾府“经济不举”“居家不易”的焦虑心结却深深感染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愚顽怕读文章”、有意“自废武功”的贾宝玉，只能在大观园中养成，是万不能在今天笼罩全民的“拜物教”气氛中出现的。这难道不可看作作者曹雪芹先生的一种自责和批判吗？

但一个如婴儿般干净的官二代、多情公子，哪里懂得什么经济概念？哪里知道贾府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每天要消耗多少金钱？又怎么懂得，他一个人有特殊待遇的“大观园”，实际上是本书作者张麒先生分析的，是“贾府的不良资产”。

“大观园”这个“不良资产”，只是用来消耗的，没有任何产

出，也没有任何创造。甚至，作者还分析说，因为没有合理的经济运转模式来支持，“红楼文艺”注定会虎头蛇尾，无疾而终。那个“海棠诗社”开头时看着热热闹闹，但是没有王熙凤和王夫人等的支持，根本搞不成。

从经济角度看“贾府”之兴衰，并进一步窥见清代的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是本书作者的一个独特发现和雄心。“贾府”之衰，以我这样的业余读者的看法，直接地认为是政治问题，但张麒先生却认为是经济问题。可是，如果读者注意到贾政被宣上朝很久都没有消息传回来之后，贾府上下全都惶惶不安的描写，就知道，在那个时代，真是兴亡皆出于天子之口，下臣和俗夫哪里能够抗衡？后来才知道，是元春被封为妃子了，全家上下才大出了一口气。乾隆年间的和珅家世之雄，家庭经济之佳，远非贾府所能媲美，可是嘉庆帝上台，立即将他满门查抄，一个不剩。

但无论如何，从经济角度、从一个典型文本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和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确实是新颖的观点。

我很赞同张麒先生的观点：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衰与更替，实质都是经济出了问题。但我们的官定历史叙述，却仅止热衷于描述“农民起义”一类的社会事件。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历史研究较少关注“数目字”对社会演进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而从小说看历史，自有其见微知著的亲和感；从经济看小说，亦有一份难能可贵的实证精神在里头。张麒先生条分缕析小说中的家族兴亡史，开掘其中的经济学信息，寻找足以为今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乐趣之外，更有教益。

张麒先生认为《红楼梦》一书披露了众多经济事件，演绎了许多经济情节，描写了清代初叶国家经济生态和朝廷、府邸、下层民间的生存状态，一幕一幕，堪称清初的一部经济百科全书。细细研读，可窥探朝廷的政治演变，贾府的兴衰轨迹，也可为“红楼国”中众多人物的情感档案增加些经济注脚，看清他们“爱”之花朵下的土壤结构

变化。

因此，在张麒先生笔下，连薛蟠人命官司案和贾琏偷娶案，都可以从经济角度加以解读，这样读红楼，也算是透彻。我尤其欣赏本书对“贾府治家理财四女杰”的具体分析和论述——秦可卿、探春、王熙凤、贾母这四位贾府“女杰”，为贾府这个庞大家庭的开支运营，可谓做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努力。秦可卿的“宏观经济学”在通行的程甲本之类版本中，有些隐藏，不太容易读得到，但王熙凤擅长资本运作，贾母善于化解经济危机，这在《红楼梦》中是着力写的，其中的细节之生动，自不用说了。而探春的改革，简直可以说就是今日社会的缩影。为扭转府内经济颓势，探春运用现代观念管理大观园，实行承包制，开辟财源。她将大观园内的竹子、稻田、莲藕、鱼虾、花草等，分别承包给府里几个懂行的老妈子，同时让她们分别担起园内姑娘们的头油胭脂钱，大小禽鸟、鹿兔的口食费用及各处笤帚、簸箕等日用杂品的花销。这一举措不仅为贾府节省了银两，园子也能得到妥善管理，老妈子们又能自享其收成的盈余，增加了工作积极性，兼顾了各方利益。这种经济实践，不是太容易让我们想起改革开放发轫之初的安徽小岗村了吗？可惜，探春推行的园地承包“新政”，由于贾府经济大厦的岌岌可危，府中接二连三的变故，以及自己不得不远嫁他乡而搁浅了。

书中对于贾府内洋货的源流考，也非常有趣。记得本人少年时期正处“文革”末期，对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毫无细节类知识，直以为我老家那个坡脊镇才是世界中心。读《红楼梦》时看到写贾府里、北静王家里竟然有西洋来的物件，感到非常震惊。原以为自古以来，封建社会都是闭关自守的，没想到在先秦时期，中国就跟西方、南方有密切的联系了。唐代时期的贸易，更是远达欧洲、非洲和南亚各地。可是，这些在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材里，几乎都是空白。在这本书里，张麒先生考证，清代虽然闭关锁国，但洋货仍从磐石和恶浪中撕开一个个缺口悄然流入。贾宝玉爱洋货，林黛玉爱洋货，连风烛残

年的贾老太太也爱洋货。就是说，尽管上自皇帝，下至王公大臣，他们是遏制和封锁洋货的政策制定者，但又抵挡不住这些差异化的物品的诱惑，成了洋货的追捧者和享用者。洋货在国家层面被禁止，可在权贵与富豪之间却公然流通，这种背反，正是当时社会的变态缩影之一。

张麒先生就像一位现代审计师，给贾门东、西二府查了个底朝天。从贾老太太起，每个人的经济现状，每个人的贡献度和消耗度，都被记到了账上，连依附于贾府的清客和僧尼也没有放过。

以古讽今，或者以历史为鉴，这是一种中国的态度。

《红楼梦经济学》远不止于分析“经济”这么简单，作者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流弊等多角度拓展开来，显示出一种厚重和恢弘的局面。

平心而论，一本书虽然专业，虽然独特，但可读性也很重要。本书不是刻板的经济学教材，也不是无趣的文学理论专著，作者能够深入浅出，饶有兴味，娓娓道来。普通游客进入“大观园”，原本只想东瞅瞅西看看，拍几张照片晒在微博上的。但跟着张麒先生这位资深导游，我们却可以看到隐藏在“大观园”背后的那些底层经济流，以及支撑这个“梦幻世界”的基石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参观，就不仅有趣，而且有得了。

我与张麒先生素未谋面，承蒙他的雅意，不仅让我得以提前拜读了这部有趣的另类经济学著作，而且还要写一篇读后感作前序，深感荣幸，也深感惶恐。如有任何不专业的乌龙问题，都是我学艺不精所致。

最后，祝贺本书出版，并预祝知音遍全国。

（作者系《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专著《对抗语文》《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语文是什么》是当下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序二

有情世界的无情算盘

——读张麒的《红楼梦经济学》

江风杨

现代解释学阐释人类的理解机制，有一个概念，叫“视界融合”——读者有一个视界，文本有一个视界，理解就是读者通过阅读文本，让自己的视界与文本的视界不断地交互融合的过程。

这很好地解释了鲁迅先生那段关于《红楼梦》的名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盖因经学家、道学家、才子们各自视界不同。而一代领袖毛泽东，视界更为独特，他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和几十条人命。

当然，这么多人从《红楼梦》里看到不同的视界，首先也得《红楼梦》本身的视界足够广阔，才可让人各取所需。这一点，《红楼梦》堪当大任。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中国有任何一个小说文本，在丰富性、广阔性和精当性上，能够与《红楼梦》相比：那几乎是个魔幻入口，可以让我们多维进入康乾社会，立体了解那个时代无数的侧面和层次。

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红楼梦》的又一个视界，一个我们以前未曾注意过、现在看来又如此合理的视界，这个视界是张麒先生为我们开启的——《红楼梦经济学》。

近些年来颇有一股风潮，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重读旧文本，结果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吴思的《血酬定律》，再比

如，有人从货币学的角度，重读明末农民起义，发现导火索并非什么天灾，而是晚明长期的贸易顺差——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崩塌。张麒的《红楼梦经济学》亦复如是，让我们在耳熟能详的宝黛钗凤风流账之外，看见了另一个“红楼”世界。

由此我们知道，一个康乾时期的权贵家族，它的资产、地租、经常和非经常收入、维持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开支，它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水、工资和利润，它的日常经营管理以及由盛转衰的管理漏洞，它的承包经营以及不良资产的处置。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了那个时代的金融（王熙凤放的高利贷和薛家的当铺）、众筹（大观园海棠诗社的运作费用）、古玩收藏（冷子兴从刘姥姥的外孙板儿手上骗走的那个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茶杯。这个茶杯本属妙玉，因刘姥姥喝了一口，妙玉嫌脏，就送给了刘姥姥，这个茶杯被冷子兴骗去卖了一万两银子）、艺术品买卖（程日兴仿唐寅的春宫画）、进口商品（贾府上颇多洋货如晴雯病中补的那个雀金裘等）、奢侈品（如贾母生日酒宴上摆的“价则无限”的“十六扇璎珞屏风”）、智囊经济（贾政的门客，但这个智囊团其实很不经济，最终害了贾家）、风水经济（宝玉的干妈马道婆搞的邪魔外道，跟今日富豪门下乱窜的风水师有一比）。当然，免不了还有咱中国长盛不衰的特色经济：寻租（买官卖官、干涉司法）和经济诈骗（僧尼佛道、清流野老的敛财术）等。

一般文青看《红楼梦》，他（她）的注意力顺序大抵是：性、情、爱，再到诗词歌赋为止。及至有点阅历，视野开阔一些，才能看到家族内部政治、社会风俗人情，但凡此种种，都还只能算是文化部分，属上层建筑，寄生在经济运行的框架之中，服从经济运行的变化。你只道宝黛钗心转肠回，缠绵悱恻，心肝间好大一个世界，不知道那只是一干青春期少年男女，刚好在一个不问生计的年龄，有一座

大观园给他们围起一个小天地，供他们构建情爱世界，一旦失去这个小天地，一旦他们过了这个年龄，谈婚论嫁，走向社会，就不得不服从社会的运行规则，而在这社会运行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便是权力和经济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最终命运以悲惨居多，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运行中，本来就当如此浮沉。换句话说，他们命该如此，我们之所以觉得痛心，是因为我们拿他们后来的命运与他们当初在大观园里的情况相比较，但大观园里的日子是假的，是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抽掉这个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大观园，他们也可能就是刘姥姥、板儿、王狗儿、多浑虫、马道婆、王一贴、冷子兴，诸如此类各色人等（写到这，我也是鼻酸眼热）。在这个意义上，要真正理解《红楼梦》里的情爱、人情和人物的命运，张麒这部书有多重要！你不跟着张麒的算盘，好好替他们算笔账，如何理解《红楼梦》？你充其量只赚到“一把辛酸泪”，根本不可能解得“其中味”。

康乾时代的中国经济，还只是农耕经济，彼时西方资本主义大兴，正在进入工业革命，而我们这里的财富生产，主要还是来自土地，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必要的一些金融，都还只是农业这个经济支柱的附庸和延伸。整体社会财富有限，一些人的大富必定以更多人的赤贫为前提。这里面的关键是财富分配，即通过皇帝占有国中全部资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和他的官僚集团大比例侵占全部人民的生产剩余为主要分配形式，贾府的财富，并不来自现代形式的工业生产，而主要来自皇帝的赐予和地租，其他资产性收入皆以此为依托，所以，《红楼梦》里的经济，主要还是权力经济。可怕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现实中看到其中的影子。

张麒酷爱《红楼梦》，浸淫其中数十年，他良好的人文背景，近十多年来闯深圳，长期在经济实践中摸爬滚打，他的这种跨界

视野刚好可以为我们打开《红楼梦》的经济世界。不能说这部书已经很完备，只能说还较为初步，但它在红学研究史上，依然是富于开创性的一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很显然，张麒不会就此止步，必定会有更为深入的《红楼梦经济学》二、三陆续出来。

值得期待，张麒！

（作者系现代西方哲学博士，《深圳商报》财经新闻部主任，资深投融资专家）

目录

1 / 《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

可以这样说，一部《红楼梦》的情感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清初经济史。贾、史、王、薛王公贵胄的风流账，承欢享乐账，正是清初封建士大夫阶层生活状况的写真。

12 / 贾府的经济来源和日常运转

贾母史老太君曾坦言，贾府充其量是个“中等人家”。这是她老人家的谦辞。其实贾府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大富大贵门第。

贾府的收入来源有来自祖业的遗留，是为“世荫”。此外，贾府还有朝廷赏赐、公俸收入、田地房产租赋和理财收入等。

22 / 贾府的“经济困境”

其一，编制人员太多，人头费用过重，日常开支过大；其二，专项开支不知省减，只讲究虚荣排场，不知量入为出；当然，还有“开源有限”“无处开源”的问题也是贾府的死穴，是制约贾府经济和生存发展的瓶颈。

30 / 治家理财：贾府四女杰

有关贾府裙钗队伍的诸多当家理财事迹，一如珠玑，几乎镶嵌在《红楼梦》的每一个章回，她们或锱铢必较，精于算计；或挪三借四，盘活银两；

或广开财路，承包园林……这其中一件件，一桩桩，都有值得挖掘的经济学价值。

32 / 可卿托梦：贾府经济“新常态”

秦可卿的预言和忠告，关乎贾府经济的宏观方向，她看清了贾府经济矛盾的“叠加”，期望贾府经济的新常态，这对王熙凤是有启发和触动的。

37 / 探春“新政”：承包经营大观园

探春，作为有见地、敢作为的贾府当家理财后起之秀，她智慧的光芒在于其具有朴素的物用价值“经济观”，及其大胆地实施“大观园承包责任制”的经营行为。

50 / 熙凤敛财：资本运作惹大祸

有“一万个心眼”的王熙凤正是看清了朝廷半遮半掩的放债制度，也瞅准了民间市场对流动资金需求无比旺盛的大好时机，适时地进行资本运作，牟取高利，维持贾府的正常运转。

64 / 贾母绝招：余资散尽解危机

贾府巨大的家族经济危机最终得以成功化解，谁是功臣呢？笔者认为，这都归功于贾母。是她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内功，将贾府一千晚辈导入慈航，引入新路，躲过了几乎难以逾越的灾难。

73 / 大观园：贾府的不良资产

从经济学的角度论，大观园的建造无疑是贾府经济的一大败笔。大观园，最后成了贾府偌大的一处不良资产：无法变卖，无法套现，也无法转让，只一任其荒芜，尾大不掉。

82 / 缺少资金支撑的红楼文艺

没有银两支撑的文艺社团，往往是难以持续的。

大观园中的海棠诗社成立有始，解散无终，始热烈而终无音讯。除了与正统的思想意识相左相克有一定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活动经费恰是主因。

89 / “清客”：贾府经济的蛀虫

可依附于贾府谋生的“黄蜂”们却是赶也赶不走的，这些蜂儿、臭虫、屎壳郎就是贾雨村、程日兴、冷子兴、冯紫英、詹光、单聘仁等一帮“清客”。他们对贾府的侵害是潜移默化的，一开始并不被怀疑，也难于发现。可祸害却是由表及里……

98 / 从贾府的日用器物看清代的当铺及奢侈品市场

“破船还有三箩钉”，这是《红楼梦》书上现成的一句话，只要有“三箩钉子”在，这在典当、抵押兴盛的清代初期，像贾府这样的人家是很容易度过危机和困境的，即便偶有跌倒或蛰伏，也会很快东山再起的，因为，那些散落、遗存的“钉子”，很容易就复活成银根，变成支撑贾府富裕生活的白花花的银两。

106 / 贾府经济与僧尼群体

也就是在为秦可卿治丧期间，王熙凤下榻馒头庵的那晚，馒头庵的老尼姑净虚和风姐完成了一笔通权枉法的交易，凤姐受净虚师父所托，揽下了一桩威逼一家大户退亲之事，得了三千两银子。在打平安醮之前，贾母一行人在清虚观游览观光，张道士及手下一千道人用盘子托送了五十多件法器给贾母等人作见面礼。

112 / 贾府的洋货

《红楼梦》中提到的洋货，大致分为衣、食、用三大类，有30余种。一方面说明清代初期国内安定的局面，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说明洋货在中国上流社会有广阔的市场。

120 / 刘姥姥：贾府的富裕清单

富贵和奢华如果没有参照系，则难以凸显。《红楼梦》找到了一个与荣国府有些渊源和攀扯的城郊乡下“芥豆之微”的上了年纪的老妪刘姥姥来，对我们认识清初底层民众生活状况以及贫富差别很有帮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情节写出了贾府的富贵及其富贵的土壤和根源。

127 / 《红楼梦》人情世故的经济学分析

人情世故在经济学上叫行为经济。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早就予以阐释：活生生的人拥有复杂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心理因素会通过行为来作用于经济系统，从而影响到经济系统的演变。最具代表性的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公平、自我控制和利他主义等。《红楼梦》里贾府主仆的行为，或深或浅地打上行为经济学的烙印。

130 / 薛姨妈为何要送“宫花”？

想想当朝当代，有多少人为送礼费尽心思，又有多少在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上存着薛姨妈这样复杂心怀的人呵。他们为了取悦讨好上司或能为自己带来各种利益的人，真可谓煞费苦心。

134 / 贾芸：穷居闹市无人问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真是一句万古不变的世情。真不知道曹雪芹先生在举家食粥或每每揭不开锅的时候，写到贾芸上门去舅舅卜世仁家“赊欠”东西这件事，是不是在自况他自己破败的家事，或者在追忆自己某年某月某一天同样一段酸楚的经历？

137 / “清流”们的日子不宽裕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个以玉石交易为例引发的“玉石定律”。其玉石定律说：“需要专家鉴证的物品，自私自利的行为会增加讯息传达的费用，但没有这种费用的增加，那些物品不会有贵重的用场。”

那么，《红楼梦》中的那些清流们是玉石，是翡翠吗？贾府里的贾